

文選

卷四十二

書中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

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瑤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媾毛詩

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違異之恨中閒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

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違異之恨中閒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

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

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希反高祖自將往信

陰使人之孫所而與家人謀夜詐殺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

譌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

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孫使王

曰公何不令燕且緩籐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爲然適令匈奴兵擊燕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

無決漢既斬綈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捕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韓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臨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賞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云楊州舊屬江南之地盡屬焉今徙楊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穎沛國人太祖父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也陽守彭寵多賈兵無匿張勝貸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處綰匿之匪有陰構賁音赫之告固非燕王器不迎母寵遂反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臣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壁楚辭曰竊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戶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壁楚辭曰竊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聲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苟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

乃菴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好事謂婚姻，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過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荆土本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翼取其餘，以與君實翼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金者若爲之，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平曰：爲之。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往，年在誰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手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漢祖丁切，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左氏傳：楚之亂，以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萌智者避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

姑蘇蓋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使易姓爲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陳舡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吳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更始亂冀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冀將王元說冀曰天彭寵受親吏之計水完當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冀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已見朱浮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寶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與彭寵書孝王怨冀益遇與羊勝公孫說之屬陰使人刺殺冀益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龍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龍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寶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焉

光武賜驃驃後還大司空。若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

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

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得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

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

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

君子不爲。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樂書伐鄭，鄭使伯

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

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吳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

任。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注：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

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彈：碁名。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

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

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託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

月律中蕤賓，易通卦。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彼後車謂之載。夏則景風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愛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愛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

酒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注：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

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

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

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雅門周曰。身財高妙。懷

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

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

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

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

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元瑜書記

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

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年行已長大

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

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呼不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吊，斂戰國策：應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

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拊會。說文曰：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蘇書也。鄴騎旣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蘇在鄴城，太子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篇與李文德書曰：吾諱伏犧氏之易，煥兮闢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旣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昂言曰：清如冰，碧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玉人治其璞而得寶。九州之外。是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晉曰。鴻鵠一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誠子嚴。書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讀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爲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不爲也。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子戀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爲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切。段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切。丁禮。訶切。呼歌。文章。倚切。居綺。撫切。石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曰。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

毛萇詩傳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曰息止也居海上人妻妾知識元能與居者自苦而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儀項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楊雄奏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論曰質敏以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同好序曰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爲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曹大家飲器頌曰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

也。毛萇曰：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鷙名曰鳳，飲食之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過屠門而大嚼，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屠門而大嚼，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大嚼。而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尚書曰：雲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取能實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晼晼，面有逸景之速，別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晼晼，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業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昂言曰：蕩蕩乎若懷戀反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昂言曰：蕩蕩乎若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答寶戲曰：搗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可令意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

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末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爲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末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責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映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况介丘乎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旬時尙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龍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是乃適頓營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間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犍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犍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至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雖特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國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

集庭而死。格矢貫之。嘉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格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格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格，木名也。弩，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之，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蔚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左氏傳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鵲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鵲巢之四章。子產賦：鵲巢之四章。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三小雅曰：至于再，至于三，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式歌且舞，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步武之閒，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檻而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龍，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璉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璉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贏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

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
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道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魏爲不道保於逆旅
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宜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
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鈞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鱈也其爲魚味薄而
美者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爲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楊鱈而
者也乃請書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魯何楚人也以獨置爲綸芒針爲鈞荆棘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
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不售酒醜怪其故問其所
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攜壺而往酤狗迎而
飲之此酒所以醜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飲之主人
之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之士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
爵鄭玄曰今文醢多作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歡戰
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
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尙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
娒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
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諸博士共
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尙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持酒肉勞王式江
有期會狀母遇令刺史從後閣對尙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持酒肉勞王式江
未謂歌吹諸生曰大戴禮驪駒客欲去歌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尙早追惟耿
介迄於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
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
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
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

方皇大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有女如茶又曰雖則如雲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上書曰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學爲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雄遊學機楊幸有衰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嚭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聲閔子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榮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